



它们去哪儿了

□李树坤

晚饭后,我与妻子一同在小区外漫步,冷风吹过,我急忙拉上衣服拉链,却仍挡不住那股从脖颈处钻入的寒意。树上枯黄的叶子纷纷飘落,打着旋儿,似在诉说着秋天就要离去,冬天正一步步临近。

回想前几日,蟋蟀、蝈蝈、纺织娘、知了等秋虫争鸣,声音此起彼伏,宛如一首秋天的奏鸣曲。可如今,野外的虫声却几不可闻,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蚱蚻的鸣叫,也失去了先前的清脆响亮。

沿着小区外新落成的景观河道前行,走在蜿蜒的小路上。几只蚂蚱在路灯下的草丛中飞过,全然没有了夏日的欢快。或许是我们的脚步声惊扰了水中的野鸭,一只野鸭率先从芦苇丛中游过,身后泛起两条斜斜的水纹,紧接着,又有七八只黑色野鸭相继游开。

路面上不再如盛夏时那般有各种小虫爬行。如今落脚时,无需再担心会不小心踩到蜗牛或蚯蚓,也不必害怕蜥蜴甚至蛇的突然出没。然而,这却让我陷入了沉思。马上就要入冬了,我

们人类外出时可以增添衣物防寒,冬雨降临时撑起雨伞遮风挡雨,冬雪飘落时则躲进温暖的室内,一家人围坐在桌旁,备好新鲜食材,涮上一锅羊肉,在寒冷的冬日里其乐融融地谈论生活趣事。可是那些小动物们呢?它们去哪儿了?它们又该如何抵御寒风,怎样度过这冰封大地的寒冬?

我所说的“它们”,是那些在夏秋时节为我们的生活增添各种鸣叫声的小动物。如今空中的飞鸟、树洞里的松鼠、草丛里的蚯蚓、蚱蚻、蚂蚱,还有花开时节恋着花儿飞舞的蝴蝶和蜜蜂都已不知所踪,就连平日里令人厌烦的蚊蝇也逐渐稀少。水中的鱼儿会躲进水底,野兔、仓鼠、青蛙、蜥蜴和蛇都有自己的洞穴。可它们没有人类那样装饰豪华的家,没有各式各样的现代化设施取暖御寒,更没有舒适优雅的环境。它们会不会怨天尤人呢?我不得而知,也许它们有自己的思维。偶尔看到有螭螭向草丛里缓慢爬行,我心中竟生出了怜悯之情,或许它也渴望有个温暖的家。

记得有一次,刚下过大雨,草坪里积水过多,有蚯蚓爬到了人行道上。我担心路过的行人或车辆会把它碾压,便停下脚步,将它们重新送回土壤水分少一些的草丛里。看到满地的蜗牛,我走路也格外小心起来。虽然平日里它们经常侵入我家菜园,啃食鲜嫩的蔬菜,但此时此刻,它们让我想起了古人的“扫地恐伤蝼蚁命,爱惜飞蛾纱罩灯”。

路上,我看到有几只流浪猫在绿化带里穿梭,遇到行人便迅速爬上大树躲藏。有时候,也会有几只猫在路旁的垃圾箱里翻找食物。这些不怕人的猫,之前或许都有一个好的归宿,不知是因为犯了错被主人丢弃,还是受不了束缚逃了出来,又或是主人不在家时像叛逆期的孩子一样“离家出走”,却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,从此踏上了艰难的自我求生之路。

俗话说,一场秋雨一场寒,十场秋雨穿上棉。初秋时,我常常看到麻雀成群地在树上飞来飞去,欢快地跳跃着觅食。可如今,随着农村城市化的发展,

土房越来越少,乡村里也建起了砖混结构的房屋。燕子、大雁都南下迁徙了,麻雀不会在树上构筑固定的巢穴,以前它们依靠土房的房檐做窝。那么,这些留在北方的小鸟们,在寒冷的冬季会栖息在哪里呢?

再过一段时间,大地将被冰雪覆盖,天空中的飞鸟少了,蜻蜓和蝴蝶也不见踪迹,就连地面上也很难再看到爬来爬去的小虫。少了叽叽喳喳的叫声,秋虫的呢喃声也已消失,这个世界变得异常安静,除了公路上疾驰的汽车声和地摊的叫卖声,再无其他嘈杂之声。此刻,手捧一本书,静听窗外细雨敲窗,心情也变得宁静。然而,在享受安逸生活的同时,我又想起了那些弱小的生命。

同在一片蓝天下生存,每一个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。这个世界应该多一些关爱,多一份付出,多一点帮助。无论是飞禽走兽、花草树木,还是那些渺小的微生物,这些有生命的个体都是大自然的一分子,它们与人共同组成了这个生生不息的多彩世界。

去有雪的冬天

□权莹

不知从何开始,时间悄然变快。刚换上短袖,就吃上母亲为迎接立冬包的水饺。水饺馅厚皮薄,咬一口满嘴汤汁儿,饱餐一顿之后,方觉冬日已至,让我期盼下雪的心意更加迫切。

被饺子撩拨起来的心焦,亟需一顿火锅才能熄灭。邀上三五亲朋,去家附近的火锅店,最好是老北京式的铜炉涮锅,先放豆腐、白菜,再码粉条、金针菇,烫滚后再放羊肉片子,只需二十秒肉就熟了,就着那掺了韭菜花的蘸酱和几瓣糖蒜,吃得满口留香,哪怕不饮酒,也能被那铜炉泛起的热气熏得昏昏沉醉。这便是冬天里围炉的乐趣。但黄河三角洲儿女对冬日的渴望,绝不仅仅是几餐美食饜足的口腹之欲,亦不是去大东北睡几晚火炕摸摸狐狸所能消弭。我们对冬日的情切,从来是年节时,灯如昼,归心切,人团圆,当然,自然是少不得一两场雪的酣畅淋漓。

小时候,祖父还在世时,时常把瑞雪兆丰年挂在嘴边。他总要对我说些“小雪大雪不见雪,小麦粒要瘪”之类的农识,以至于我始终以为,冬天下雪对庄稼人真的很重要。那时的我也不像现在这样脆弱,吹一吹风就要咳个半天。只需穿上祖母做的大红底子花棉袄,多厚的雪里都敢去打滚,多宽的冰面子都敢去打滑出溜。

可惜那会儿我还不识,我那天天念叨冬雪好的祖父,却总在冬天渐渐失去活力。他患的那种肺心病,在鲁北平原很常见,春夏使唤着头不喊累的汉子,冬日里却佝偻着腰,一呼一吸都带着从肺息间传来的吱吱喳喳的杂音。他常年吃的消炎药已渐渐失效,只能和家里的猫狗一起挤在炉子周围,边咳嗽边用碳钩子和小铲子清理炉灰。那炉灰他一天之内已清理了一百次,炉膛和底座都被他刮得干干净净,炉子里燃烧的正是他秋夏舍不得洒在地里,一趟一趟背回码起来的棒子秸,为的就是在冬日里,在下雪天,在他失去气力时,让它们在炉膛里燃烧来温暖他的老妻和来度寒假的孙女。

祖父一生只有吸烟这一嗜好。在他病情发作时,总有医生劝他戒烟,训斥他说“戒烟吧,再抽下去会有大问题。”他坐在医生对面,乖巧听话地应承“是是是”,但出了医院门口,就把这叮嘱混合着一口烟圈吐向尘寰里,还抱怨说:“医院这股来苏水味熏得我难受,再也不来了。”

我放寒假回家,经常被安排在炉子旁边,给祖父卷烟。他的烟叶是祖母赶集买来的,用的是各种纸。当然报纸是最好的,柔韧,能吸水,但报纸在农村是“奢侈品”,很不容易得到。我上学用的本子纸也是极好的卷烟材料,那些写完的,反复打了草稿

的,带着密密麻麻字迹的,祖父才舍得用来卷烟。他用他少年时握毛笔的手指将那草纸在老棉裤上抻平,再用他中年时打算盘的手指将烟叶细分了,揉搓成合适的细条,最后用他那老年时拿锄头、牵牲口的指把草稿纸和烟草条撮合成一个长条。后来,他将这套业务原原本本教给了我,我就用我捉小鱼、捉蚱蚻的手指一遍一遍重复这样的操作。

在炉子边抽着烟盼着下雪的祖父,从发病到去世,硬生生熬了十几个冬天,从来没有耽误农活。他的一生,就如那灶膛里燃烧成灰的玉米秸杆,壮年时必须挺直身板担负家庭,年老时被投入灶膛付之一炬,从无半句怨言。他和祖母相继离世,那间盘着炉灶的老屋已空荡,偶尔推开屋门,还是忍不住想喊一声奶奶,即便那呼喊早已无人应答,那灶膛也再无尘烟,满身风尘与落雪,再也无人替我拂一拂肩。

如今的我,坐在暖气房里,燃着我遍寻而来的烟草味道的焚香,想着关于冬天绵密而喧嚣的心事,寻找着曾经简单拥有而今得之愈难的意趣。也许是我,早已习惯把冬天的雪连同那些亲族往事的凡尘颗粒一道隔绝在窗外,不叫那经年片片飞雪打湿我今日的衣衫,更不叫它们入我梦境,只允许它们也同我一样,在冬日的晨昏或者傍晚,渐

渐郁结。或者,只是在等待,等一夜的北风,气温骤降,雪花就会飘起来。

那时,必然是足不出户。就在暖和的屋子里围炉,把栗子、柿子堆在炉边,任它们烤着火,就着一壶茶、一只曲,我们只管猜闷儿。就猜窗外落雪的未来,猜它们是当夜零落还是择日成冰,猜它们几时来,又几时去,来时是否纤尘不染,冽冽晶凝,去时是否更改了容貌,声息不留。但这闷儿没有输赢,彩头也很独有,除了多吃两颗栗子一块红薯之外,准许那猜中的人有在雪天推门而去的权利,纵容他,有资格去院落里,去旷野里,去城市边际,去有雪的冬天,让他和冬日相混同,和大雪相采撷,也将自己做一个风景。而那时,时间将会在雪中停驻,失却的万象均会复旧,失去的亲族故旧也历历在目,让人生出今日雪就是往日雪的幻觉。

